

李涵著  
秋會小說

# 好青年



海上  
新記華書局  
印行



952705

62点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好  
青  
年

第六集

記  
新  
華國海印發局書



金瓶梅 千葉圖 第十八回

AWJ715 / 1401

好青牛插圖 第十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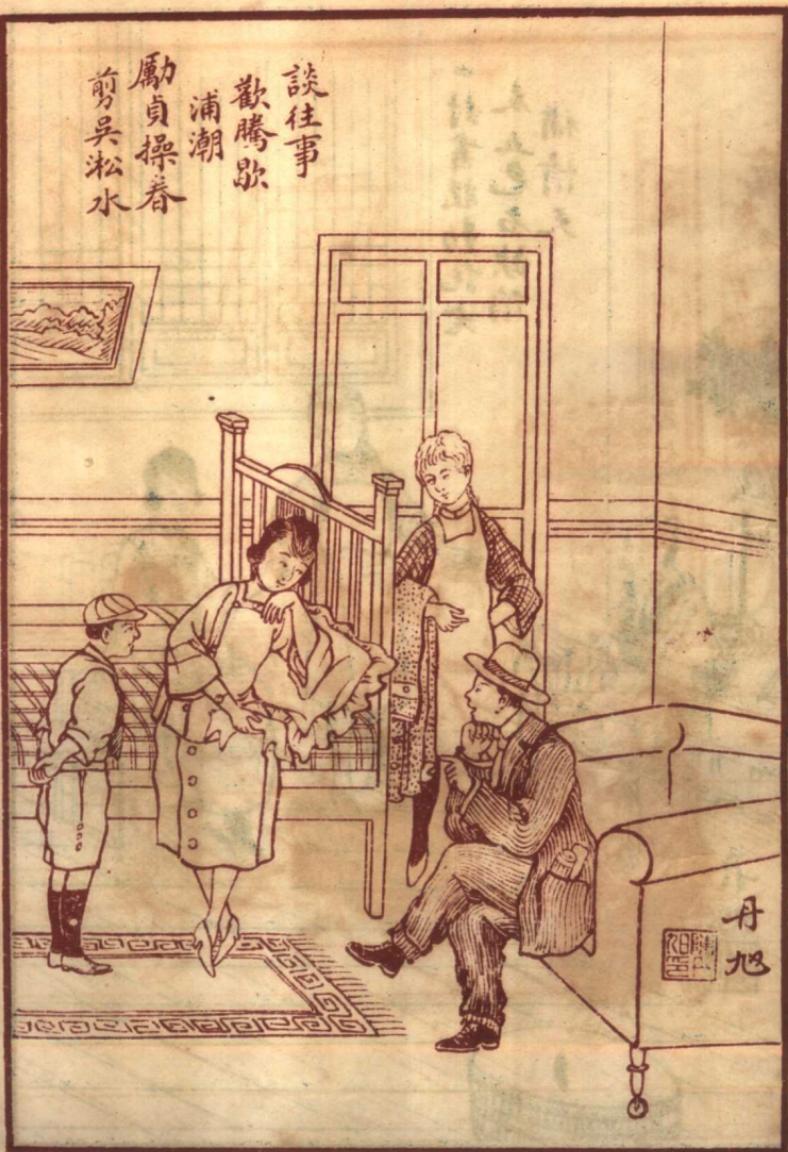
黃虎威逼走嬌娃  
結鴛盟欣逢女友



丹旭

曉山

好青年插圖 第十九回



談往事  
歡騰歇  
浦潮  
勵貞操春  
剪吳淞水

丹旭

好青年插圖 第二十四

一封書殷勤託老友  
五色石缺陷天補情天



李涵秋著  
在曾界說

# 好青年

## 第六集回目

第十八回 發虎威逼走嬌娃  
結駕盟欣逢女友

第十九回 談往事歡騰歇浦潮  
勵貞操春剪吳淞水

第二十四回 一封書殷勤記老友  
五色石缺陷補情天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新記

小社會  
小說

#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 第十八回 發虎威逼走嬌娃 結鴛盟欣逢女友

謝氏當時所說的話在前回書中均已表白過了。正不消再累我的筆墨。至於柔雲聽完之後打從心坎裏傾佩無既。暗想近來一般新學家對着這些中年婦女多致不滿。若是乎兒女婚姻的事一經憑父母主持其結果斷不能圓滿。然而像謝氏這番手段。這番心腸。又決斷。又沉鬱。以愛及愛。固然不負阿藍。而且大有造於萬榴。總算千百個婦人中難挑選得一二。可惜文鵠姊姊的母親不能夠拿出這本領來替文鵠姊姊做主。以至芳瑜有願未遂。徒喚奈何。瞧芳瑜近來神氣頹唐。迥不似先前的活潑。未嘗不由於此。照此看來。芳瑜不負文鵠。文鵠却負芳瑜了。（歸納到此。是文章借賓定主之法。

却又反射後文，沉吟了一會，重行放下笑容，對着謝氏，着實稱讚了幾句。謝氏又笑道：我家藍兒却決計不願意再到貴校萬榴呢！我又放着他不下，便請轉達萬小姐不如逕自打發榴兒來到舍間盤桓幾日，所有他的，一切行囊衣飾均由我們這邊替他料理……柔雲笑道：這個益發妥當了，只是有累太太操心，怕文鵠姊姊狠覺不安……謝氏扭着脖子笑道：這又算甚麼呢？他是我的女婿，就同是我的親生孩兒一樣，將來假使他有點出息，至於酬報我這丈母的地方，狠多狠多。小姐正不消講，這客氣倒是一層委決不下。杭州到上海雖不甚遠，然而他單身不會出過大門，必須有個體己的人送他一送才好。我呢？固然家務繁瑣，不能分身，而且學校裏報名考驗那些事務，我又是冬瓜撞木鐘，一概不懂。他丈人又是個糊塗蟲，這幾天正同我賭氣，我也不敢去勞動他的大駕。（與後事遙遙呼應）柔雲忙笑道：

太這倒不消慮得。等我先寫一封信，寄給葛琳川，請他在那邊揀一個相當學校，所有手續他自能擔任。然後再打發兩個家人送櫈兒過去，包管萬無一失。（詎知後來却又不然，奇絕）謝氏舉手拈着鬢角，輕輕掠了幾掠，笑問道：這位葛先生是誰？小姐和他倒有這樣分際……柔雲一時回答不出，轉笑了。笑把不住湧起一片羞雲，暈入眉際。謝氏的爲人原是玲瓏剔透的，小肝敢善於聆音辨色。瞧出他這番嬌羞神態，早已猜着十有九分，也嘆哧笑了一聲，更不往下再問，搭訕說道：這就是了一切，拜託小姐替我幫個忙。兒我狠知道感激……兩人正說着閒話，阿藍早從房裏笑嘻嘻的踅近柔雲身邊，柔雲趁勢一把扯着他的小手攬入懷裏，笑問：好呀！你怎麼不到我們那裏去逛逛？我們新近又組織好幾種學科，不日就要成立。你文鵠姊姊狠惦記着你呢……阿藍尙未及答應，謝氏早笑着說道：小姐，你們不要

編派我頑固我也知道時勢所趨對着兒女們是不能用壓制手段的我若壓制愈甚他的反抗力亦愈大我狠害怕呢兒子能夠討父女兒安知便不能討母所以我只縱容着他我要不去我何敢强着他去稍停幾日等我家姑娘消一消氣好在榴兒不久也離了你們那裏少不得還將他送過來跟小姐們學習言語動靜放着這樣好模範白辜負了將來怎麼樣造就得出一份人材……柔雲掩口笑道太太休得這樣說轉叫我們慚愧得要死橫範如果好榴兒倒不至這樣橫行霸道（眼前妙諦真足解頤）謝氏也笑道那是各人的天性他畢竟年紀小呢等到大來他斷然不……阿藍早氣忿忿的說道媽總說這樣惱人的話我這身子嫁給他不能連這條性命都拿來交給他歲數越大膂力更大一勒就是個死那時媽可能替我伸冤……阿藍說着兩個小眼眶裏也就汪着一泓清水差不多要一滴一滴的滾。

將下來謝氏笑道：「頭又來排揜我了。你說的話原也有理，但是從根本想，榴兒全是由於嬉戲，斷沒有背害你性命的道理。拿當初在馬路上救你的事說，那時他還和你漠不相識，尙且慨然救你出險，難道已經訂了婚約，轉過來置你於死地不成？」又望着柔雲笑道：「小姐替我們評評這個理，可是不是……」柔雲笑道：「沒有的事，姑娘不要胡思亂想。榴兒這幾天已是懊悔的了不得，終日價愁眉苦臉，茶飯也嬌得吃。我們有時提起姑娘，他兀自拿手向頭皮上鑿。暴栗子好了，明天他走得來包管你們見了面，依舊像燒糊了的捲子，大家粘合在一處，怕要分拆都分拆不開……」說得衆多僕婦都笑了。阿藍不由也破涕爲笑，輕輕向地上啐了一口。柔雲得了這樣喜信，忙不迭的回來告訴文鵠。文鵠當然感激不盡，他們說話時間萬榴悄悄的躲向窗外，在那裏竊聽。聽到要向上海求學，却也罷了，惟到他丈母命他前。

去過幾天。因爲可以和阿藍廝見心裏一歡喜。早掉轉身子。連躡帶跳跑入後面書房裏收拾這件擺擋。那件準備。動身其時在座的是芳瑜。俊卿。琪花。聽見這事無不交口稱頌。琪花尤其替萬榴得意。儘管瞅着俊卿發笑。柔雲又說到謝氏籌劃榴兒獨赴上海很不放心。自家已承認寫信給琳川託他各事照應。（此等言語、此等神情都映入芳瑜眼裏可想）文鵠躊躇了半晌。也笑道琳川原可以不負妹妹所託。只是我們這裏竟沒有一個可靠的。人送榴兒前去到底欠缺了些。便叫劉太太瞧着也不成個模樣。我倒有個主意。想請一個人去辛苦一趟。只不知道他可肯答應。我又沒有這分際。敢去勉強……說話當兒便流轉妙目對着芳瑜。嫣然含笑。大家雖然都猜着文鵠的話中用意。只都不肯說破。惟有柔雲心直口快。兀自跳起身來笑道：姊姊你這話未免太说得生分了。芳瑜哥哥他也不是這樣人。不怕姊姊着。

惱他起先看待姊姊是個甚麼光景便拿姊姊病的時候而論光是忙着療治姊姊那一次不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痛心切骨之言何堪入芳瑜之耳舊事重提愴然欲絕）如今這一點點小事難道他就和姊姊推諉不成……柔雲一面說笑一面拿眼去偷睃芳瑜只見他驚的變了顏色面孔上竟一些紅暈都沒有了哇的一聲直嗆出一口紫血來平射在文鵝衣袖角上連椅子和人一齊栽倒頓時悶暈過去手足冰冷（悲痛極矣讀書至此爲之失聲長嘆）嚇得衆人茫無所措柔雲喊聲不好飛也似的上前來攙扶他俊卿和琪花忙着去預備開水放了一把白糖在裏面向他嘴裏灌救無如他已牙齒緊閉一滴也不能下咽萬椿得了消息他趕進來和俊卿將他抬至文鵝住的那所臥房便在他床鋪上睡倒圍擋着大聲呼喚良久良久好容易悠悠醒轉一時還不能講話只把雙手向胸脯上亂抓似乎疼痛

的模樣。柔雲見他病勢來得很是兇險，心慌意亂，急切又不敢送他回去，恐怕勞動了益發不好。此時只得趕快打電話到醫院裏，將那伯樂爾先生請得來診視。（一部書以文鵠病始，以芳瑜病結，全篇關鍵在此）百忙裏，正待向文鵠商議，再查點滿房的人，倒還不少，那裏見有文鵠的影子。（一轉出人意外）柔雲急了，不得，劈口向琪花問道：「你可會瞧見文鵠姊姊？」琪花撇着嘴說道：「在鄭先生病倒的當兒，我只見他跺了跺脚，便提起袖子來揩拭眼淚。」（文鵠用情處，無意中逗出）後來一個轉身，我們齊打夥兒進了房，便沒瞧見他，敢是躲在那裏哭去了。（妙語發笑）柔雲搖手說：「道沒有這事，沒有這事，你們快將他尋得來，好斟酌一個辦法。」衆人於是前後尋了一遍，將一個儉德會會所翻轉過來，也沒見文鵠藏在甚麼地方。其時唐俊卿已在外間打了電話，三腳兩步搶入房裏，望着柔雲發急道：

天下的事再巧沒有適才我打電話到醫院裏。醫院裏有人回答我說伯樂爾先生在一星期前被愛娜女士招赴北京去了。我問他們伯先生到北京有何貴幹。他們又不曾說出緣故。只說一時總不能返浙……語言未畢芳瑜在牀上忽的長嘆了一口氣。有氣無力的說道伯先生的事我却知道柔妹妹你通不記得那一次愛娜女士在醫院裏住了好多日子。他們兩人的感情十分濃厚。伯先生在背地裏也曾告訴過我。他們已經訂了婚約。此番北京之行多半是爲的這事……柔雲見他已能說話。不禁拿手拭着額角。笑道好了好哥哥你適才那樣光景可不將人魂都嚇掉……芳瑜也還說道妹妹們不要害怕我不過一時急痛攻心我的病已非一日僥倖將這口紫血吐出來倒反覺得爽快了些……柔雲此時側身坐在床沿。遂執着芳瑜的手腕。低低笑問道好端端的你心裏有甚麼急痛便請你明白告訴我。

芳瑜見他問到這話，却一言不發，轉合上雙眼，只有吁嘆的分兒。心房裏翻動不已，呼吸十分緊促。柔雲同衆人又驚慌起來，再說文鶴畢竟到那裏去了呢？原來他見芳瑜暈倒時候，不免從心坎上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要哭也哭不出，又聽見柔雲他們要打電話去請伯樂爾益，發觸起前事。好像刀剜去肺腑一般，一個轉念也不和人說，知早如飛出了會所，親自跑入醫院。不防那伯樂爾業已遠出，所有病症暫已停診。芳心裏說不出來。季曲只呆呆的站在醫院門首，自流了無限痛淚，猛想着自家的當初病時候，還有兩瓶藥水，因為後來病已全愈，便不曾服下去，至今還擱在自己家裏。知道芳瑜這病的緣由和自己的病不甚相遠，我可以吃的他一定也可。以吃得。（寫出同病相憐）不肯怠慢，立卽折回身子，又繞轉自己住宅，剛走入那座院落，已是嬌汗淫溼，神昏氣促。他母親楊氏見他匆匆回來，神色